

戴镗龄文集

——智者的历程

戴镗龄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戴镠龄文集

——智者的历程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戴镠龄文集

—智者的历程

戴镠龄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佛陶印刷厂印刷

(厂址:石湾忠信路9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250,000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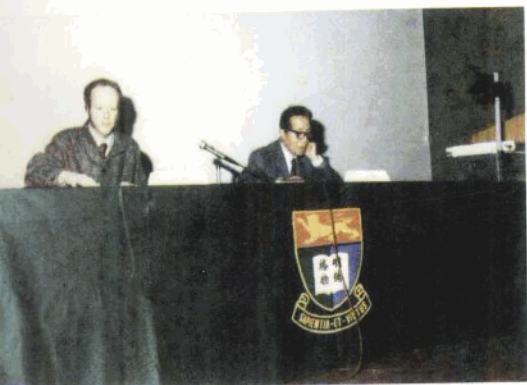
ISBN 7-218-02747-4/I·326

定价: 21.00元(平装) 27.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198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家里



1986年3月25日下午在香港大学作《中西文论中以水为喻》的报告,左为会议主持人

1992年初夏
同老伴和两个女
儿在纽约植物园
参观时留影





30年代后期与辛笛摄于爱丁堡大学，
时均二十余岁。



1932年在武汉



1950年8月2日，在武汉大学。



序

戴镠龄先生长我四岁。1939年他从英国学成回国，任教于武汉大学。当时我刚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文科研究院。那时武汉大学外文系师资力量很强，拥有名教授方重、袁昌英、朱光潜、顾绶昌等。镠龄先生在此杰出队伍中已初露头角，我已听到他的大名。戴先生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爱丁堡大学创办于1583年，是一个享誉全球的高等学府和学术中心，它的英国文学系尤其驰名中外。爱丁堡大学的莎士比亚权威Dover Wilson教授（1935—1945年任教于该校），就是镠龄先生的导师，引导他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研究的领域。戴先生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发表的论《皆大欢喜》和其他莎剧的中、英文论文，以及莎翁十四行诗集和莎翁先驱者马洛及其同时代人琼生的剧作的译文，惜大多数丧失于“文革”浩劫之中。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这方面的文章只有《〈麦克佩斯〉中的妖妇》、《关于邓肯这个人物的探讨：读〈麦克白〉杂记》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和戴先生较重要的译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和莫尔，《乌托邦》等。我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特别感兴趣，因此在“文革”前（60年代初）曾向戴先生建议，请他发起在我国成立“伊丽莎白时代研究学会”。可惜这个学会从未能成立。

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领域以外，戴先生的研究兴趣涉及的面十分广阔：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中西文学批评比较

研究、中西诗歌艺术的比较、中西文学中修辞手段的比较、西方古典文学、近代法国文学、英国传记文学、英国散文的风格、翻译理论与实践（包括文学翻译、《圣经》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等方面）、语言学中的词义研究、同义词研究、词源学研究，以及词典学研究等等。戴先生的学问的确是博大精深，中西贯通。戴先生的文章和学术演讲明晰、流畅，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幽默而富于哲理。以上的内容和特点都能从《戴镗龄文集》中看出。

戴先生不仅是学者，而且是一位散文家和诗人。《文集》也搜罗了他写的一些杂记和回忆短文，诚挚、亲切、轻快，往往闪烁着睿智的光辉。戴先生的诗作和译诗给读者清新、明快的感受，同时也发人深思。

戴先生是我的老师辈的学者，他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和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使命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怀着崇敬、景仰的心情写成了这篇短序。

李赋宁

1998年元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李赋宁 (1)
---------	---------

论文艺、语言和翻译

“福哉马利亚”	(3)
故国风光	(6)
论挽近法国的文艺动态及其国运	(10)
丧乱时代的文学	(17)
柏拉图放逐诗人辩	(22)
论史绝杰对现代英国传记文学的贡献	(28)
从西洋诗看中国诗的特点	(63)
近代英国传记的简洁	(71)
论布莱克的“伦敦”	(79)
论科学实验对近代英国散文风格形成的影响	(95)
《麦克佩斯》中的妖妇	(118)
英国文艺批评史中的唯物论观点传统	(130)
关于邓肯这个人物的探讨 ——读《麦克白》杂记	(141)
On Water Figur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Judgment (以水为喻：中西文学批评比较研究)	(151)

Antithesis as a Rhetorical Devi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中西文学中作为修辞手段的对语结构)	(163)
语言中类比的应用	(173)
英语汉语词义互证举例	(185)
从 Leisure 到 school	
——词义浅说	(192)
英语中有地区特征的同义词	(195)
谈伍光建先生的翻译	(198)
德莱登如何建设英国的文学翻译理论	(202)
记萨镇冰谈严复的翻译	(214)
《新英语圣经》的翻译及其经验	(219)
Children's Literature (论儿童文学翻译)	(225)
谈文学翻译人材的培养	(231)

杂记与回忆

真武帝君与龟蛇	(241)
From Tedium to Perplexity (由烦闷到困惑)	(244)
重访伦敦杂记	(246)
重访伦敦书市	(251)
四不象的走失与归来	(256)
杨东莼二三事	(262)
忆朱光潜先生	(265)
商务印书馆与英语书刊	(271)
忆梁宗岱先生	(279)
英语教学旧人旧事杂记	(285)

辞典述评

评英文新字辞典·····	(295)
坏字典和一些错译的根源·····	(299)
英国常用的几本英语辞典·····	(305)
谈阐明单词搭配关系的几本英语词典·····	(319)
关于英语词表与词汇教学的一些问题·····	(325)
对约翰生《英语词典》的几点看法·····	(338)
论现代兴起的英语学习词典·····	(347)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序·····	(354)

诗作和译诗

追忆吴宓先生四首·····	(359)
北京记事诗六首·····	(361)
气功无新旧·····	(364)
怀念周总理诗一首·····	(365)
答赠宏煦先生诗二首·····	(366)
答赠纪蔚先生诗一首·····	(368)
无题·····	(369)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四首·····	(370)
《贺新婚曲》(斯宾塞)·····	(374)
《死心断念》(维尔)·····	(382)
《爱神和康帕丝》(黎里)·····	(384)
海伍德诗一首·····	(386)
《称心满意》(德克尔)·····	(388)

论文艺、语言和翻译

“福哉马利亚”

一种音调，哀愁震颤的音调，“福哉马利亚……”（“Ave Maria……”），我永远不能忘却，它在我的脑子里缭绕，在我的脑子里回荡，甚至不分日夜刺激着我的神经的每条纤维，使我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和怅望。

唱那音调的是约翰·马科莫克（John McCormack），驰名世界的男高音。他迟缓而缠绵地吐出斯谷脱（Sir Walter Scott）的诗句，恰似将死的黄鹄的一缕鸣鸣，雄浑、深挚、沉痛，当时周围空气中每个波动全给用泪点组成。听来他唱得那样辗转挣扎，不是因为老了——年纪不过五十刚出头——他受不住郁积于中的情感的压迫，在努力为自己灵魂的解放而呼号。

他虽早已入了美国籍，但生在爱尔兰。这等于说，他来自一个迷信和神秘接合的乡原，一个梦想和虚幻交流的世界；那儿，巴特里克（St. Patrick），一千几百年前讲道说法的基督圣徒，一千几百年后依然天天显示灵佑。他不是爱尔兰岛上塞尔特族（Celt）的后裔么？这民族的过去历史又是令人伤心的：在异国境内的放逐，在大海洋中的漂流，政治上不得自主，经济上横受宰割。他们追念这些惨痛的往事，甚至不轻易笑；有时微微笑容的下层，挂耀着几颗透明的珠滴。总之，他们不曾充分尝试过人世所谓“快乐”的滋味，这分明是不列颠群岛最溺于感情的一批人。在他们间十八世纪一位诗人及散文家所写的“威克斐牧师”

(“The Vicar of Wakefield”), 柔软了德国哲人哥德的心肠, 激起欧洲大陆文艺上浪漫潮流的水花。这使我们联想起和“威克斐牧师”作者同时的一个爱尔兰人, 柏克 (Edmund Burke), 他恰是当日英国国会中最情感奔放想象丰富的雄辩家。

当我们走近都柏林大学 (Dublin University) 门前, 瞪着分峙左右的两尊造像, 哥德斯密 (Oliver Goldsmith) 和柏克, 会觉得这是爱尔兰人特殊禀赋的不可磨灭的标记。是的, 造成大英国的伟大的固然多半由于英格兰人的毅力和意志, 而塞尔特民族血统对于英国的艺术、诗歌、和理智文明有过重要的贡献。莎士比亚的故乡据说即是条顿人和塞尔特人长久冲突的所在地之一。塞尔特人神经敏锐, 工愁善感, 多阴柔气, 而且趣味精致, 爱好新鲜的色彩及和悦的音调——不像大多数英国人呆板平实, 崇尚功利。我因为约翰·马科莫克而想起他的民族的种种了。

他的歌声令听的人特别地受感动, 并表达那民族的特殊天才和情操, 在艺术成就上将和他们的中世纪雕刻和近代诗歌戏剧同垂不朽。酒后耳熟, 呜呜悲鸣起来, 仿佛是多数爱尔兰人的天性, 不问他是吞姆·穆耳 (Thomas Moore), 他在拜伦座旁时常哼一串乡曲; 或是詹姆士·乔埃士 (James Joyce), 他在潦倒的旅途往往咽出几句慷慨悲壮的绝响。甚至叶芝 (W.B. Yeats) 读诗时也极其婉转悱恻, 确是近代英国文坛最讲究也最擅长读诗的人。爱尔兰是乐曲之邦, 那里, 随处可以听到凄恻的空幻神异的浩歌。

这样的乐曲无疑地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因为自世纪末以来, 我们的生活无论在科学、文艺、或社会方面, 都倾向于错综多变, 我们的神情也越发成为错综多变的了。纪律谨严的古典音乐已不能和眼前的一切相适应。我们所乐于听的倒是一个叔曼 (Robert Schumann) 的间发的音质, 一个德普西 (C.A. Debussy)

的震栗的作风，一个司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轧轹的乐调，乃至具有浑朴、玄妙、飘忽、而且酸楚的发泄原始情愫的爱尔兰土曲——这些才相当于我们心情上喜怒哀乐的自然节奏。和这近代精神相呼应的一种运动便是发动于约翰·马科莫克故乡的“塞尔特民族文艺复兴”运动，也即是使塞尔特民族的天才和情操苏醒或是说复活的运动。

论爱尔兰人最公允而有见地的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学者芮农（Ernest Renan），他曾说过：爱尔兰民族的歌唱，听到结尾就是悲歌。他们的曲调杂有无比的细腻哀痛，好像从天上降落，一滴又一滴注入我们的灵魂，化作另一世界的回忆。它能令心头起一阵寂寥的慰藉，它是贯澈生命全部感觉的恍忽、沈越、而洋溢的诗情。历来人们总是爱听它，听后会昏然死去，说不出是由于甜蜜，还是由于苦痛。

就我个人的经验说，是甜蜜和苦痛的混合。至少，我听了约翰·马科莫克已八年左右，至今仍停留于会昏然死去的回味中，心底深处常涌出一种音调，哀愁震颤的音调，“福哉马利亚……”

原载《观察》1946年1卷第13期

故国风光

偶然想起王渔洋“故国风光在眼前，鹊山寒食泰和年，邗沟未似明湖好，名士轩头碧涨天”一首绝句，不禁为之神往。我虽为苏人，雅不愿和渔洋争辩邗沟明湖二者的得失短长。反之，我却同情他对于他的故国的留恋，他遥忆的鹊山、明湖、名士轩等，似乎确有引人入胜的地方。从而我又想起老残对于这座城所称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甚至杜甫诗句“历下亭子古，济南名士多”，种种憧憬和幻想在脑海中交织着。

可是我很惭愧并未到过这座城。当我有时念起这首诗，朋友们笑我了，“它有那么动人么？你不要为诗人的美丽的句子所欺骗”。我颇穷于答辞，因为我明白这些朋友不少在那城自小长大，衣于斯，食于斯，鞠育于斯，他们的认识自然比我真切，但他们并不十分赞成我追随渔洋的赞叹，可见这赞叹不免是一时感情蒙蔽所造成，不完全施用适当。奇怪的是：渔洋何尝不明白这点，他宁可愿意为感情所蒙蔽，写出这首诗。读他的诗的人，包括我在内，也宁可愿意为感情所蒙蔽，欣赏他写出的句子。

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揭开感情的蒙蔽，我们自以为得到科学的真理，但这幅诗境也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如果真到那座城一游，考究一番它的一般景色，以及是否“名士轩头碧涨天”，我们或许发见一些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而将从这首诗所获得的美丽的幻像付诸流水，岂非一件可惜的事。

我们往往替自己制造这样可惜的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何等的诗境，却有好事者去考证那夜半钟声的真实性，等到他考证得头头是道，这幅诗境也撕裂不成片段了。记得抗战期中，我寄居四川西南部某县，每当天朗气清，于朝曦夕晖中远眺峨眉山，觉得它秀丽无比。后来我走百来里路，发愿去朝峨眉，从山脚步行至山顶，有如一个普通香客，三四日游程，固然收获丰富，但不如以往想像中的丰富；尤其山中庙宇的破烂，给我一个不愉快的印象。自此“峨眉天下秀”这句名言在我脑子里失掉一部分魔力，才知陶诗“悠然见南山”悠然二字的妙处。假使真地身在南山中，反而无从见出“日夕佳”的山气，更体味不到此中的“真意”。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甚至说，“我们何须看过到过雅罗河，大可不必，否则我们会后悔的；我们内心有一幅景象，为什么毁掉它呢”？龚定盦也如此说，“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阙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故国”，“悠然”，“缥缈”，表明时间空间上有了距离，而诗境乃由此而生。人情忽近而贵远，当前的事物，因为听惯看惯，总觉得平凡甚至讨厌。可是时空的距离，似乎替那些事物圈上一道灿烂的光轮，于是本来被人忽视的现在却在那道光轮中着了魔力吸引我们，即是臭腐的也化为神奇了。不管美学家说的艺术和实际人生有间隔是否可全信，上面的事实则无人能否认。西方人常说：在随身仆人的眼里，谁都不是英雄。反之历史上传说的英雄却都是伟大的，而且愈古愈受尊敬，每个民族的开国祖先尽是半人半神的。我们推重过去的事物和人，我们眷恋过去时代本身，认为比我们这时代好。所谓人心不古，世道日下，似乎一代不如一代堕落下去了——其实这是从时间距离所生的错觉。英国史学家麦考莱比喻这种错觉为在沙漠中跋涉者所遭遇到的迷景。然则三王五帝之治，也不过是从文人想像所产生的迷景，在若有